



## 老墙上的草

□ 周天红

老墙上，一株草。叶落了，枝枯了，摔倒了。童三斤见着，愁眉苦脸。

爷爷说，娃啊，有什么好愁的，来年开春，它会站起来的。

三两场春风春雨，种子萌芽，芽往上冒，茎呀叶呀往上长。草真的又站起来了。

小时候，爷爷就爱陪着童三斤坐在屋檐下，看着门前老墙上那株草。看着那株草以及云朵和星光，有时，爷爷也讲讲村子里流传的那些故事和童话。童三斤就安静了，不闹不哭了。

爷爷说，啥事，不怕摔，就怕站不起。童三斤真的站不起。童三斤从娘肚子里出生时，不足三斤。娃不大，娘却出了事。事不大，就是生娃那点子。大山里缺医少药，小事变成了大事。得了个童三斤，居然要了娘的命。娘没了。爹气得疯疯癫癫，差点把童三斤一抱摔进门前的鱼塘。爷爷拦着。爷爷拦住了童三斤的小命，可没拦住爹的命。有一天，爹喝大了酒，半夜里，迷迷糊糊摔进了鱼塘，就再没站起来。

眼看一个家就要塌了。爷爷顶着。爷爷是村子里出了名的硬汉子。大事小事，经历得多了。家里有事，爷爷当然得站出来顶着。童三斤却站不起来，走半步就要摔跟头。童三斤有病，腿杆子无力。

爷爷说，有病，治就是。

村里人说，你那孙子的病，可不好治。

不好治也得治，不能眼睁睁看着。大小，那也是一条命。村里村外，山里山外，前庙后殿，只要听说能治好童三斤病的地方，不管山高水远，爷爷背着抱着就去了。城里的医院，江门场的草药摊，庙沟头出偏方的刘二太医，哪里听说有门道，爷爷就往哪里去。东跑西跑跑，得花票子。车船费、生活费、医药费，那是一股细水不停地往外流。山里人家，少有人能经得起那样折腾的。

爷爷说，就是把我的棺材本卖了，也得给娃治。能让童三斤站起来，是爷爷唯一的希望。童三斤就是爷爷的希望。有希望，啥事都能扛过去。

治着治着，童三斤真像老墙上的那株草，又能站起来了。爷爷看了童三斤一眼，抱在怀里，再看看老墙上的草，满脸笑容。

爷爷拉着童三斤的手，说，娃，走，陪我去卖柴火。

卖柴火，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。爷爷没上过学，不认字，又没学什么手艺。石匠木匠瓦匠什么的，乡下那些手艺活，爷爷不会。爷爷有的，只是力气。挑柴火卖，爷爷看好了自己要走的路子。后山林子里，树木竹子多的是，卖柴火，不存问题。爷爷把柴火捆好，逢南门口赶乡场的时候，挑到场上去卖，能挣钱。南门口车来人往人入门，不要说柴火担子，就是其他的瓜瓜菜菜都有人要，不愁卖不掉。有人要，就有钱。

南门口赶乡场，大清早，爷爷吃过早饭，挑着柴火担子，牵着童三斤就出了门。上大岩口，路滑，爷爷摔着了。爷爷推开柴火担子，转身，站起来。看着童三斤，爷爷就更来劲了。爷爷重新整理好柴火担子，挑上肩，一抱着童三斤就下了大岩口，老鹰一样几弯几转就到了南门口的场上。爷爷看着童三斤，全身上下都是力气。童三斤就是爷爷老墙上的那株草。

爷爷说，娃啊，肩上压着担子呢，脚可得一步一步踩稳当了才走路。

童三斤能帮着爷爷挑柴火担子卖了。挑柴火担子，看着轻巧，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事。使笨力，不行，得用巧劲。从村子口去南门口那一路上，全是山路。坡坡坎坎，沟沟壑壑，湾湾沓沓，不小心就摔个大跟头。

扑通一声，童三斤说摔就摔倒了。爷爷看着，正要笑，童三斤转过身，看着爷爷笑着，心里就有底了。不就是摔了一个跟头嘛，没什么大事。站起来，挑着柴火担子，接着走就是。南门口就在前方呢。到了南门口，柴火担子一放下，就是钱。有好日子呢，谁不想多卖点力气。

童三斤跟着爷爷挑着柴火担子去南门口，过沟过坎，走着走着，童三斤进了城。爷爷知道，娃大了，总得出门闯闯。爷爷不拦着。爷爷满心支持。爷爷明白，娃可不能像自己那样，一辈子就待在村子里，就连城市是圆的方的还是扁的都不知道。

童三斤有的是力气，遇见活，什么都干。拉炭耙，搬啤酒，扛水桶，前站后厨，楼上楼下，有人喊，干就是。干着干着，童三斤干起了自己的门市和生意。生意越大，活就越重。当然，有些活，不只是费体力。

童三斤说，爷爷，我想回家。

爷爷说，娃啊，你回家干什么？

童三斤说，我想看看老墙上那株草。

爷爷说，那株草，枯了，摔了，又发芽站起来了。

每次，童三斤听着爷爷说老墙上那株草的事，全身上下又来劲了。昨天在生意场上还被别人欺负，今天，又想火热地大干一场。

爷爷说，娃啊，这样高一脚低一脚的可不行，想干成事，不怕摔，还要看准了路，脚一步一步踩稳当了才走。你忘了当年挑柴火担子去南门口爬大岩口摔跟头的事了呀。

童三斤说，怎能忘呢。不怕摔，就怕站不起来呀。能站起来，我就不怕摔。

爷爷走过来，摸了摸童三斤的额头。爷爷说，娃啊，终于长大了。童三斤说，我还想陪着你去南门口卖柴火，陪着你去吃那里的豆花饭。我还想听你给我讲讲月宫和那里的嫦娥娘娘。

还想什么呢。童三斤和爷爷都不再说话。

满天星光。爷爷和童三斤坐在屋檐下，看着那堵老墙以及老墙上的那株草，感觉风和日子，都甜甜的。

（作者系四川省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纳溪区分局职工）

## 夜游凤凰古镇

□ 刘 潇

车进秦岭，就告别了山外的燥热。在满山的葱翠中穿行，柞水溶洞的清凉沁人心脾，于大山体内惬意小半天。走出洞口时，太阳已隐没在对面山峰的绿林后边了。踩着薄暮下山，稍事休整，我们一车四人向镶嵌在秦岭腹地的凤凰古镇驶去。

沿307省道前行，两侧是连绵起伏的山峦，公路伴河道蜿蜒，眼前的绿廊七扭八拐深不可测，车如溪流中翔游的小鱼，飘逸在沟壑的缝隙里。晚霞擦着山脊覆盖起彩绸。华灯初上时，我们走进了四面环山的凤凰古镇。

这里曾是连接北方和南方的水陆码头。源自深山的社川河、皂河、水沟沟河交汇于此，在崇岭叠嶂中冲出一片不大的三角洲。据史料记载，凤凰镇在唐代就有集市，清顺治年间豫、鄂、川、陕等地的商人络绎前来，北方的山货、兽皮、药材等经骡马道驮转而至，再经水路南下。江南的丝绸、大米、瓷器诸物到此下船，又走旱路翻越秦岭送入关中。清末民初时，凤凰镇已是各类商埠字号遍布，店铺钱庄林立，成为连接长江和黄河两大水系的重要商贸集镇之一。后随公路交通改善，凤凰镇逐渐失去了码头作用。建筑和习俗却流传了下来。古街长760余米，保存有完整的明清古建筑140余座，是西北地区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整的汉江徽派古建筑群，被历史学家誉为秦风楚韵的“汉江古镇活化石”。

踏着初起的夜幕，在铺口升起的朦胧灯光里，我们走进老街。放眼尽是土坯全墙，圆木立柱，悬山硬顶，青砖灰瓦，老街的建筑古朴端庄。街两侧是商铺，商铺后面是住宅，临街大门用结实耐磨的核桃木或漆木板做成，纹理粗犷，土漆油染，经历了岁月的雕刻而斑驳沧桑。铺内的木桌和木椅宽大厚重，渗染着浓浓的历史印记。和城市里夜生活的沸腾喧闹迥然不同，这里没有穿梭的车辆，没有匆忙的人流，只有三两个人影踱步闲转，漫不经心地游走在山洼窝里的清静谧中。店家卸下插板式铺门，货摊溢到了街上。在丈余宽的小街徜徉，我们出东家，进西家，在造纸坊、铁匠铺、丝织店、油房间游逛，看那留恋驻守在此的老手艺，一件件手工编织的草鞋、竹器精巧细致，一排排笨硕的苞谷酒坛敦厚地立着，满目的腊肉、板

栗、核桃，还有采自深山的各类中药材静静等候游客挑选。物件无论是吃穿用，还是观赏玩，皆手工制作，洋溢着自然的味道。

我们走进一家老店，要了炒腊肉、豆干、洋芋糍粑、锅盔和米汤。店家老伯又给我们推荐神仙粉，说是用长在深山里被当地人称作糜糜稍的灌木树叶做成。采回树叶经沸水冲烫后，放凉搓去柄叶，冷却后变成凝胶状，再根据个人口味加入盐、醋、芥末、葱、姜、蒜、辣子等不同调味品，就是眼前盘中墨绿色的神仙粉了。它清凉解暑、败火消毒、通便润肠、护肝明目、补充营养。老伯说，此物为八仙之一韩湘子隐居终南时为救百姓疾苦而创，故称神仙粉。送一勺入口，柔中带筋，清凉酸爽，丝滑细腻，一下肚就品出了神仙的味道。静谧的世界里，我们也飘然若仙了。

灯光温和，店内再无顾客，老伯有空闲聊，成了专为我们讲解小镇风情的资深导游。饭后他邀请我们参观老宅。房子鳞瓦白墙，屋脊正中是梅花，两侧有莲花装饰，雕龙头，刻神兽，建筑风格与关中民居很是不同，眼到之处皆有别致，赏心悦目。房屋三进三开，由外向里逐层升高，该是考虑了山间多雨的因素，格局为四面坡向中央的天井，有暗管将雨水排出室外，称为“四水归堂”。檐前有滴水瓦防护，可避雨水侵蚀房屋。山墙由下而上筑有与屋脊齐平的防火墙，以防邻屋失火蔓延造成更大的损失。

老宅是记录古镇作为水陆码头从兴起到繁荣再至衰落的活化石。宅主是活化石的传承人和解说者。老伯又热情地把我们导向屋后小河。出门回望，山风习习中，朦胧灯光里，看那窗棂，那屋顶，那墙壁，那门板，那青石路，那窄长悠悠的巷子，那漫游在灯火阑珊处的身影，如履行在时空长河里。我们拐出古街，便闻水声潺潺。

三河交汇处，码头消失在岁月里，溪水还在。它从山沟挤出，一路汨汨欢唱涌至脚下，又浪花翻卷携手奔向远方。灯火融融，有人影对坐，三人而挑，四人围聚，或下棋，或打牌，或聊天说地聊古今，低语四散在河边长廊里，悠闲地享受着慢节奏的生活。低吟伴着吉他声飘逸在夜风里，河道里星光点点，孩子们拿着长枪短炮打水仗，水



花溅起碎碎灯光，也溅起和着溪水的欢闹声。水边乱石遍布，我们下到河滩，斜坐石上，脱掉鞋袜，赤脚浸进河水里，小腿也浸到水里。脚下水声潺潺，波光粼粼，头顶明月高悬，满天星辰，群山包围的小镇一角，我们裹着习习山风，看月光笼罩的山峦重重，听夜虫四处欢鸣。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”王维绝此山得此佳句，就为如是意境吧。

船工的号子声随河水远去了，骡马的蹄印藏匿在秦楚古道上，小镇留下了安详。想昨日还泡在西安城的热浪里，这会却沁润着凤凰古镇的舒适，波纹拂抚肌肤，水凉而不冰，有小鱼在啣脚趾，痒痒的。浪花送来半山腰遮掩在山林的古寺灯火，涟涟溪水在夜色里印染，游走大山深处，依偎三河胸怀，来天然氧吧邂逅恬静和清爽。在这里小憩的，有山，有水，有人，还有历史的痕迹。

（作者系陕西省西安市教师）

## ■ 点 评

新大众写作的美学意义和社会价值，或许在于它提供了大众心理自我康复的情感表达。本期“微光”刊发的四位作者的作品，体裁与题材各异，但都给我们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情感共鸣和精神救赎。

金飞飞的散文《我的父亲》是对父爱的真挚记录，有着独特的个体生命体验，寄托着他最为浓烈的感情。做泥工的父亲，悉心照料两个残疾的儿子，特别是含辛茹苦地供“我”上大学，颇为不易。父亲背“我”看病的细节描写，所产生的情感力量直击人心，他的身影仿如一束光，穿越黑夜照亮心灵。

周天红在小说《老墙上的草》里所塑造的爷爷形象，情感浓度让人泪奔。童三斤的父母先后意外去世，能让生病的他站起来，是爷爷活着的唯一希望和全部意义。“老墙上那株草”，“枯了，摔了，又发芽站起来了”，成了爷孙俩相依为命的精神象征。他们在困境和厄运中寻找希望的“满天星光”，抵达了一种大众的生存伦理，即在悲剧中学会对命运的承受和爱，实现对命运的修复和矫正。

读那凯的三首诗，感觉到他的诗心、语言和经验是从天地里生长出来的，每个句子都拥有了天地自身的肌理和呼吸。晚樱与信纸、风与书页、雨丝与线头，在人与人、人与自然之间，似乎存在着隐秘情感的同构性，那凯用语言来命名这种相应关系。

刘潇的《夜游凤凰古镇》是一篇游记，他在秦岭腹地的缝隙里，在别人容易忽视的时光细微处寻觅意趣。他将对凤凰古镇的描绘与抒情落实到具体的细节，让我们在山水之间得到情感的自愈。

这几位大众写作者的作品都带着情感的温度，他们的文字抚摸着生活中的疼痛与创伤，饱含着生命的美好、温暖与爱。他们像草一样扎根大地却能眺望天空，他们的写作“发出极轻的声响”，却值得我们关注。

（作者系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、东莞文学艺术院作家）

## 大众写作的情感表达

□ 柳冬妮

## 暮春辞(外二首)

□ 邢 凯

我沿着河堤走  
晚樱落在肩上  
薄薄的，像去年的信纸  
写着些记不清的字  
紫藤垂在廊架下  
香气把光线染成淡紫  
蝴蝶飞来又飞去  
仿佛有约，又仿佛  
只是路过

## 五月的语言

没有风的时候  
麦田是一片安静的绿海  
风从南边来  
先是一阵窸窣  
像谁在远处翻动书页  
然后波浪起了  
麦芒与麦芒触碰

发出极轻的声响  
那是五月才有的语言

## 远山隐在雨雾里

雨丝是斜的，像母亲  
缝补时穿过针眼的线头  
落进垄沟，落进  
新翻的土块缝隙  
蓑衣在田埂上移动  
斗笠低垂，手掌翻开  
泥土，远山隐在雨雾里  
布谷声湿漉漉的  
一整个下午，雨水把天地  
缝成一件宽大的绿衣裳

（作者系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某小学教师）

## 我的父亲

□ 金飞飞

抱起我背在身上往村里诊所医生家里跑。我家离村医家较远，步行要坐40多分钟，路况也不像现在这样好，坑坑洼洼的。那时已经是深夜了，父亲摸黑背着我跑到村医家。我模糊地记得，村医是在我父亲反复央求之下才给我看的病。打完针我回过神，发现父亲只穿了一件单薄的衣服，在10月深夜的霜风中，却像身后那棵大杨树一样挺拔。

我读初中时，在校住宿，一次晚自习突然发高烧，打摆子。几个同学把我送到镇上医院打吊针。同学见我身体一直发抖，不放心，就拨通了我家里人的电话，告诉了我父亲。比之前村医家更远的路程，他硬是10多分钟就赶到了，还临时喊了我家小外公一起提着手电筒前来，怕我出什么事。直到班主任来照顾我，他才一步三叮嘱地回去。同样顶着10月的风走着，父亲的身影摇曳在黑

夜，在暮色里渐行渐远。

父亲年龄不算大老，63岁，但已满头白发。泥工是他手面上的功夫，手上的茧子结了一层又一层。

父亲省吃俭用，含辛茹苦地供我上了大学。但我受身体残疾限制，不能分担父亲的劳累。父亲依然长年在烈日下、风雨里东奔西走，为我们不断操劳。

父亲不时会念叨我们小时候的事。大热天的时候，卖冰棍儿的人在村巷子里大喊：“卖冰棍儿、卖冰棍儿……”父亲不让我哥俩出去看，说吃了冰棍儿会肚子疼。听得出来，父亲是在责怪自己没有给儿子小时候提供更好的生活。

这就是父亲对我们的爱。

（作者系江西省永新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人员）